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柳菴文後集卷二十

明 王直 撰

序

送萬太守序

嚴州於浙江為屬郡在衢婺之間其地多大山少良田故稼穡之利僅給而材木之産則有餘民生其中多秀穎而好學其次亦質實而勤於治生故風俗頗淳美視他州之詭欺薄惡相去遠矣於是號為易治然予嘗思之

民辟猶水也流而就下者水之性也横潰而失其性逆之使然耳周秦之民性非有異也然而純於周賊害於秦何邪治之者為之也予於嚴之易治不獨歸之民而必繫於守與令蓋為守令者不能順而撫之一以拂逆加焉好學者不得專治生者不得自力至於仰事俯育與凡所好惡亦不能以遂其意則弱者怨強者悖所謂易治者將不甚難矣乎昔之守嚴子不能知若令萬侯誠可謂民父母也父母之道好其所好惡其所惡而已

侯之為郡既清静以寧民使之樂生興事又進其學者而奬勸之建嚴先生祠以風厲其民減造作之冗費免租賦之遠輸武夫有奪民地而以租累民者則歸其地於民凡此皆民所甚好惡者侯皆順而施焉民既得自遂鼓舞而安樂之而謂治之難豈理也哉故予於嚴之易治不獨歸之民而必繫於守非虛言也侯在郡六年今再考績而歸郡之仕者兵部郎中潘士敬輩喜侯之復任而終惠其民求予文送之侯名觀字經訓與予皆

江西人予美侯之績而復冀其遠大且欲風夫守之未能然者故為序如此以送之

送鮑叅議歸山西序

鮑君時溥之為山西叅議也以祗慎之心行平易之政凡其所施必思有以惠民由是名顯于中外今年考績來北京以最聞當復歸山西禮部郎中余麟輩嘗為同僚相與嘆曰時溥之為叅議誠賢矣忠於事上故盡心以牧民其意葢欲使之無一不得其所然昔之轉徙

者猶輕去其鄉而未之能復時溥之心蓋有所不樂也予聞之曰朝廷仁愛斯民厚矣方面大臣所以還定安輯之者亦無不盡其道然猶輕於去去而不思復者豈無其故哉或者謂其賦稅多給邊而極險阻率五六石致一石此其所難也蓋嘗思之山西之人素儉勤能辛苦春秋戰國以來皆號稱盛強其外地臨邊往往宿重兵制北敵威鎮絶漠無敢或南向此豈有他頼哉因其地之力而已今地猶在也顧使內郡之民困於饋輸而

轉徙不復則可不求其獘哉時溥與同列大臣日夜講求前人之法之宜於今與今之獘之作於下者力請於天子而罷行之使邊兵皆受田以食其利而無有侵奪之者然後内郡之民力可紓内郡之民力可紓則孰肯棄墳墓離親戚長往而不復哉必相率來歸而悦為之氓矣不然時溥之心予未知何時而樂也古之君子之善於謀國者必盡心以圖之不茍徇目前夫是之謂忠趙充國之定先零當時諸策非不善也而充國獨曰比

非公家忠計又曰明主可與忠言卒守其說以成功時溥與諸大臣獻忠計於上守邊之將豈無充國者山西之民之受其惠可必也麟等聞而喜曰是所謂忠計也請書以贈時溥遂書之

送張僉憲復任詩序

上虞張君居彥以才行見重於世久矣大臣薦之天子命為福建按察僉事既三年奏績來北京上又以為稱俾終任焉蓋居彥與其兄居傑初皆以鄉貢進士為教

官居傑遂入為給事中未幾出佐藩省今為江西叅政居彦又起自學校佐憲臬于閩江西福建皆大藩其人皆習於詩書禮樂而君兄弟皆為大臣以臨之而皆有政績之美皆為士民所稱道此豈偶然哉予嘗為記其雙桂之堂而嘆其兄弟之賢又因以知其先世嘗有兄弟並顯而官至叅政者何張氏之多賢如此世之人固有兄弟皆仕者矣未必皆同氣之親也同氣之親或有矣未必皆任藩憲之重也令君以同氣之親並居藩憲

之位此雖張氏詩書之澤而國家生賢之盛亦可以見
矣予嘗自謂藩省大臣率郡縣之吏以安養斯民者也
風憲之臣所以察夫安養之不如令者其職不同其為
民一也江西福建之民多矣使之皆在富壽康寧之域
皆安於聲名文物之中蓋於君兄弟有望焉功成頌興
乃所謂邦家之光非特張氏之榮也僉憲君將行其相
厚者皆作詩送之禮部主事秦初篤鄉郡之好持以求
予序韓奕之詩送韓侯而作也其首章曰夙夜匪懈虔

恭爾位匪懈者勤之謂虔恭者敬之謂也勤者業之所由廣敬者德之所由崇也能敬且勤大臣之事備矣彼宦成而怠君子所不貴也以是而弁諸首所以致予顧望之意云

贈夏考功序

吏部考功主事夏瑜公瑾滿九年當得陞尚書侍郎及其諸同列皆重之且以為宜於考功必欲留自助請於上陞考功員外郎食正五品禄從之士大夫之喜其進

者求予文為贈予謂考績黜陟有虞之法也舜之命官自禹而下皆聖賢之資奚有不適於用哉而猶為此者何邪蓋人不能皆禹益臯陶稷契也不能皆禹益臯陶稷契顧無法以勸懲之欲成天下之治難矣自是而後凡有天下而欲勵臣職興治功皆莫有能易此者然究而觀之為治固不可無法而法不能以自行有其法而行之非其人猶無法也後世之治所以不能皆若有虞者非行之不得其人故邪然人亦非有異也其存心也

公其燭理也明其處事也周而慎不以愛惡利害窒乎其中徐察其人之是非而施黜陟焉使賢者加亹亹之誠而續明明之功中才之士有所激而勉於為善治績有不興民有不被其澤者乎苟溺於私闇於理樂誕謾而喜怠放是非之不明黜陟之不當如是則何能有所懲勸哉不能有所懲勸則賢者抑鬱而不振不肖者益侈肆於禮法之外而欲天下治可得邪故考功者治忽所繫也豈不重哉國家用有虞之法以致有虞之治於

令將百年行之得其人故也公瑾之在考功久矣蓋能有益於治者令進而用之其益將不愈大矣乎慎始而終此君子之道也等而上之福禄榮名其有窮也哉故書以為贈

送陳祭酒詩序

太祖高皇帝之定學制諸生入大學三年皆得歸省其親親亡亦得修祀焉蓋以為孝者行仁之本也教之以仁將使施於天下而乃忘其親則本不立矣故著之令

如此仁宗皇帝又推以及羣臣凡考績而稱且不為事所縻者令以次徃焉此其心即太祖皇帝之心也不間於已仕未仕一以至仁待之於乎盛哉予嘗讀四牡之詩而嘆周之人君可謂能體羣臣矣而將母來諗未有以見其實然者則令之令雖周盛世不過也然人之所處不同蓋仕有司者或縻於職務不得盡如其志可以自遂者惟太學之職乎蓋無政事之勞而居師表之位無政事之勞則不為所拘而志得以行居師表之位則

必當自盡而教乃能立不然則豈獨忘其親而亦為負其君如是而居師表之位而欲其教之行有以成賢才以施仁於天下豈不難哉然則有行之者可不謂賢矣乎國子祭酒四明陳公敬宗誠所謂賢者也公初任祭酒滿三年即謁告歸祀其親上不許令年復申前請許焉惟公之所以惓惓者蓋深感上之仁而篤念其親不能以須史忘也然自予輩觀之其亦以身為教哉如是誠無愧於師表之位成賢才以仁天下使天下皆安於

仁之中可必也彼得以自遂而不思自盡焉者非嗜利以喪其良心也乎嗜利以喪其良心而謂無愧於師表之位可乎使其人皆化之則害有可勝言也乎宜吾陳公之見重於君子也陳公將行凡所重者作詩送之而予為之序讀是卷者孝敬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送張司訓序

予嘗謂天下教官得人則不患無賢才矣蓋教官賢才之本得其人則賢才以之而盛自古以來重其選而不

輕以授人者比也我國家興學用儒之盛古所未有內自邦畿外至遐陬絕域萬里之徼凡郡縣莫不有學而教官則取於科目薦舉者以仕之恩寵之厚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得與是選者可不力於訓誨俾臻有成以仰副聖朝教育大德哉吾邑張球與其兄珪同舉於鄉令年會試禮部俱中副榜珪授直隸揚州泰興縣學教諭球授廣西桂林府學訓導其之官也珪徵予言以為球勗予與張氏世有連而又重珪之愛弟故不辭張氏為

邑衣冠宦族宋有愧應者廷對擢名第一甲而其兄𪐴同登進士第及球之伯父日孜又以明經薦起教諭休寧縣學球兄弟少從前僉事陳公延授春秋既而卒業於今吏部主事歐陽廣哲其所學蓋有淵源矣今球之教桂林其亦思所以為教官以光於前聞人以不辱其傳師可也矧以球之學教桂林遠方之士固所優為矣然教人自端本始凡一動一靜皆弟子所則倣一失言失色於人則人將狎玩矣球其尚加勗勵嚴毅以自重

勇决而有為則弟子寧有不儀刑于子躍然興起篤學而尚志者乎他日桂林之賢才彬彬輩出接跡于科第者必球為教所致球其勉之以副予與珪期望之意云

贈陳給事中序

姑蘇陳常仕恒之為刑科給事中也廉慎以持已精勤以臨事其處友則和而不流其馭吏則嚴而不殘事無大小處之無不中禮者誠可謂賢矣令任職滿九年而以疾求去吏部留之不可則具以聞上察其實許焉仕

恒喜得如其志告别於常所往来者擇日就道或謂子曰君子之仕所以行道也道之不行則奉身而退蓋出於不得已焉耳仕恒遭聖明之朝而當樞機之任於道所當行者進而得言之既退而遂行焉莫有能禦之者且令之制給事中滿九年往往佐六卿當方面其次猶不失為郡仕恒既滿矣其位之高道之大行可必也今雖有疾獨不可強留邪予曰此仕恒之所以賢也君子雖樂於行道而行道必本諸其身身病矣其能不劬且

倦邪故必託重如召康公勤勵如衛武公然後不可一日去朝廷不然則審於進退之宜而安於止足之分固君子之髙致也仕恒之去非予所謂賢也歟昔趙康靖之歸老也集古今諫疏百廿卷上之冀有補於治君子謂其老而不忘忠今仕恒歸矣優游湖山之間涵泳詩書之業有可以安國而惠民者以告于上而用之則身雖退而道未甞不行也比之貪榮嗜進老病而不知止然亦卒無所立者豈不遠哉都給事中郭廷器聞予言

而善之曰此仕恒之所樂聞也請書以為贈遂書之

贈祝給事中序

祝顒維清長洲人以明經取正統己未進士觀政於吏部又以勤慎得名由是擢拜刑科給事中其同郡仕者皆為之喜思得一言以張之念維清會試禮部時予忝司去取能得其文而進之庶所謂知己者乃相率求言於予嗟夫予老且誖豈足以知天下士哉能無失焉斯幸矣今而求言於予顧予所能言皆維清之所已知者

何能有益於維清然不可辭也予聞之士之所學者仁義之道而已學之固將以行之然學既成矣而能得志於當時者鮮也得志於當時有矣而能立乎朝廷施之於天下又鮮也立乎朝廷施之天下有矣而近黼扆之尊當樞機之任言必見信行必見從者加鮮也欲仁義之道四達而不悖豈非難哉今之給事中日侍上左右國家之政本繫焉知之而得言言之而得行然則使仁義之道敷暢於天下天下之人皆囿於仁義之中勢莫

有使於是官者仕而得此何其幸哉況刑者義之施而仁之道寓焉刑之而當乎義而亦不戾於吾仁然後為刑之中此周之賢臣所以長其國者也今天子躬舜禹之聖其所行皆由於仁義刑法之謹蓋惓惓焉維清受職其間而可不盡心也乎奏當之來報行之發審而求其中必適於義而不戾於仁然後不負乎所任不愧乎所學極其至也將不與周之賢臣比乎故序以贈之

劉處士挽詩序

予泰和多故家其中以詩禮名者稱潋溪劉氏劉氏多才彦以名聞鄉邑則處士承祖君其傑也劉氏自安成容湖而分讀書顯達者常不乏至君而尤不凡其言行一本於聖賢之訓重信義尚禮節喜與賢士大夫遊有過從者輒傾倒相懽連日歘洽未當有厭倦意世父彦文愛之以為己後而君事之極誠敬無異於己父母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葬祭一不違於禮而所以施於宗族姻戚故舊皆盡其道由是鄉邑稱之無間言而與

其所配沙湖蕭氏克相内助有賢德先後卒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一日合葬于本里𥻆坑之原于時人之好君者悲君有善於已而不及高壽皆為挽章而歌以送君君有子九人通與暹皆明經修行為教官人又謂君能教其子以有立而不及終食其禄誠可哀也至是暹以訓導秩滿得湘潭教諭以去好君者又哀君而哀挽之作加焉予與暹同邑且先世邱壠近潋溪故暹與予厚而求予序其詩予謂漢有挽詩二章薤露以送王公大

人萬里以送士大夫庶人皆以哀其壽命之不長而其死可惜令諸公作詩之意猶是也其於君豈淺哉況予於君父子有故豈常情可及哉為序其詩使傳於後世亦可以為不朽之託云耳

贈陳主簿致仕序

宣宗皇帝在位時嘗擇進士之最秀者俾讀書秘閣學古為文辭以待他日之用而命予訓勵之上虞陳金在其列孜孜朝夕蓋有志於學者其父尚輝為吳縣主簿

喜金之進而得從予遊及以事來京師輒過予致其殷勤篤厚之意葢厚於金故加禮於予如此予嘗愛金有志於學又知其父之能教信所謂人之善必本於父兄葢不易之論也久之金去為行人使于四方能用其所學而吳縣之政亦成父子相聚於京師既得盡天倫之樂而又皆有人爵之榮世之君子有不能然者孰不歆且羨哉既而尚輝致仕歸故鄉而金以使命往南服得隨侍以行於是交遊之士與其鄉郡仕者莫不以為榮

進士張和知其父子之善又知人情之喜如此而欲予見於言予念與尚輝久相接且素愛金豈可辭乃為之言曰父子天屬之親也子以福祿顯其父父以顯榮望其子人之至情也尚輝安於林下其福蓋未艾金奉使往來因得以拜家慶其進於顯榮亦未已所願蓋兩得矣然予聞之漢萬石君石奮之歸老也子慶為內史貴顯矣而奮所以教之者皆敦厚謙讓之道由是慶益大顯父既能教子亦善承孝謹之聞不獨稱於當時著之

簡册傳之百世而不衰甚矣其賢也予素重奮父子之行茲欲於陳氏見焉其期待之意豈不亦厚矣哉故書以為序而俾和送之

送陳經歴序

太宗皇帝臨御之初詔修永樂大典天下鴻儒碩師及郡縣學聰明才俊之士皆選拔詣館閣會者蓋千餘人予時為翰林庶吉士故一時在館者多相知皆奮勵感發各有以自見書成得官人人皆足以立事有名於當

時至今相遇論及修書時事其意猶若相親也錢塘陳璉汝器蓋當時聰明才俊之一也既得天下之英賢而友之又得觀古今之典籍故其識益進才益充其擢為臨邑知縣蓋恢恢乎其有餘一縣之人受其賜皆敬而愛之治功之盛他邑莫加焉既九年縣人不忍其去相率詣于府于藩憲于巡按御史乞留之旁近商河禹城之民亦奔走乞留汝器則以父母老奏疏乞歸省上許之遂連丁内外艱不果出服除乃陞授福建布政司經

歴布政司古方伯之任而經歴者幕僚之長也以五六大臣臨於上而欲使百萬之民安於下雖其道足以任之而贊襄裨畫亦於經歴乎賴也汝器既善於為縣而深知民事之所宜故其贊畫蔚然有成功雖其才識之美亦由歴練之久涵養之深有以致然也今年考績來北京既書最而歸禮部司務陳珪重器郎中陳謨古訓葉蓁仲榮皆相與有交好請予文送之予憶編摩之舊故不辭然念嚮之才俊之與執筆者今有當藩憲之重

受專城之寄汝器雖未居是位然其所任則方面事也敬慎以自持小大之務必盡其心使德立行成而人皆譽之曰是昔者館閣之選也宜其有過人者則爵禄之來可量哉

送鄭太守序

寧波於浙江為大郡其士人多讀書秉禮而尚義閭里細民皆務本力作以自足於衣食而其地則多物産之饒然既臨大海海外諸國日本琉球之屬歲時貢獻効

臣職則必自寧波以達于京師其供饋之費輸送之勞皆於是取給焉夫既讀書知禮義而少能習事務本力作之民則多質厚而無術以自防物產既富故豪猾者嚮意漁獵於其間若又當勞費之時貴人達官趍迫於上小吏黠胥奔哭於下而欲羣下之安且治可得邪故為守者必得當世之賢才行傑然為衆所敬愛者然後安且治可㫺也朝廷知其然詔擇賢者而任之三山鄭侯珞自刑部主事奉勅往焉既至問民情好惡知其獘

之所以然一切掃刮絶去而深為之防於事之來徐察其宜以應之多微厚斂橐槖之姦縱富役貧陰賊狡險之惡不得逞於是民安而事治則又理壇壝以祀神興水利繕橋道以便耕稼往來者大修學校而與多士講學焉郡中之人無小大愚良皆誦侯之善不置嘗以內艱去則奏請奪其情而任之侯之得民而能有成功如此豈非才行傑然為衆所敬愛者乎今再考績來朝當復歸寧波寧波仕者皆為喜而求贈言於予侯初取進

士即入翰林讀書于秘閣予察其為人甚重之及去為賢太守於翰林有耀矣今之歸茍不怠以止焉九載而功大成與漢之龔遂黄覇等則於翰林豈不益有耀哉故為序以送之而日夜待其成予雖老尚當為執筆焉

送王知縣序

曹於兖州為大縣其地最沃饒田利之入往往甲他邑其縣之民不能以盡其利而他之無田者多衣食其中四方商旅貿遷以求贏者亦多之曹由是絲纊麻枲黍

稷黍麥之類其出也不窮而民尚有餘積真所謂壯哉縣也凡民有所養然後可以教使土瘠而利薄終歲勤動不足以仰事俯育而欲其從教以興於善雖父子不相得況令於民乎若曹之民庶幾可與為善而為令於曹者亦可以行其志矣往年嘗聞有范令以平易治民均其徭役時其賦稅無苟取無暴征其民皆率從教令以事父母畜妻子熙然自得於畎畝之中而愛范令如所生范令之名亦顯聞於中外令滿當去吏部求可以

代者而予友王紳用璋往焉用璋讀書明理謹於言行不肯一涉非義予知其能為令也夫從政者不必皆自己出惟其善而已前人之所行民以為善而安之矣則循其舊可也若務出奇取勝而或以病民非善於為政者漢之曹參守蕭何之法以清靜寧民民到于今稱之果事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當變通以利民亦審擇夫善者而從之大舜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萬世之師用璋宜以為法也然予又有慮焉夫民既萃於曹

葢善惡細粗靡不有故必有容人之量而又能服其心然後可使之帖然安於吾治而率吾之教語曰人不我欺自我不欺人不我違自我不違用璋務正已以臨民而不為賢令予不信也將行鄉之親舊監察御史歐陽廣洙輩請予文為贈故序以送之

送黄中書省親序

中書舍人黄采以載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黄先生子也初先生致仕歸永嘉而感上之德不能忘

圖所以為報者自言有子采能書願留事筆硯庶幾少效萬一上可之俾入翰林凡典冊書命皆與執筆焉以載朝夕勤慎不惕戲佚游公事之暇取晉唐名帖端坐臨寫閒發於吟詠亦有法度可觀士大夫愛重之謂先生以文章德行為望於天下宜有以載為子也修宣廟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然仍留翰林其職事之修學問之益蓋駸駸乎若不可追躡於是其去父母幾十年而先生之年亦既七十又五矣夫相去若是其久親之年若

是其高宜以載之惓惓於歸省也既得請將行禮部郎中潘勤與凡交好者相率求予文贈之令仕者之歸省多矣人皆以為其親榮予於以載則或異乎是蓋先生之尊府以先生貴加封至一品及先生致仕尚無恙父子皆蒼顏白髮而命服輝暎非特鄉里榮之蓋天下莫不以為榮然則先生豈待以載而後榮哉予獨有為以載喜者君子之學以求道也然遠而求之孰若近而取法之愈哉先生之於君親於宗族鄉黨故舊與夫威儀

文辭之發未有不由於道者以載歸而求之其所得多矣且先生始仕即為中書舍人以載既踐其位若又以先生之所存所行自勉而思繼美於古人將復使天下之人莫不以為榮豈不益盛哉予於以載誼不薄故為贈言如此歸而質之先生以為何如也

送邵縣丞序

國家求賢圖治既取進士而用之又有曰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曰懷才抱德曰才德兼備諸科矣而又以為天

下之大賢才之多非此所能盡於是復有賢良方正之舉焉其好賢之心可謂切進賢之路可謂廣矣餘姚邵昕宏啓由此而進得長洲縣丞長洲之人喜其有愛民之心而能勤以佐令皆樂從其化而長洲稱治既三年考績來北京吏部以為稱俾復任縣之仕者禮部司務陳珪重器輩請予文以華之夫賢良方正之舉非始於今唐宋諸賢若張柬之富弼蘇子瞻兄弟皆是舉也其文學功業播於人之耳目非特當時重之後世之士能

及之者亦鮮然則繼是舉者不可謂不榮而亦可謂難也已予嘗推朝廷之意而知其待賢之厚非茍以是名榮之固將觀其實行焉賢良方正以德言文學功業皆德之發也以是名求士非惡夫不賢不良無德以植身而徒圓轉以阿世邪僻以徇俗者乎當其名則宜善其行行有不修而謂無忝於是舉蓋茍而已矣予故以為榮而又以為難者此也世之君子好緣名以求實而臨乎上者亦必循名以責其實果名實相副無愧於昔之

人然後無負於朝廷長洲之治可謂有其始矣今之歸尚勉圖其終也哉充愛民之心以盡仁篤勤政之志以盡義仁義之德成豈獨可以佐長吏昔之相天下者不過此而已宏啓勉之毋曰此非丞之所及也宏啓蓋予交翰林修撰宏轡之從昆弟予重之故欲勉以遠大況求文者又予僚重器也予可以常人視之邪

送羅知縣復職詩序

縣令之職重矣蓋付之百里之地使教養其民皆得以

安其生遂其性而莫有失所者此其職然也天下百里之縣雖多果皆得賢令而任之使斯民熙然安樂於下而無苦於其身無憂於其心雖唐虞三代之盛不過是縣令之職豈不誠重也哉夫民者邦之本令安民者也民安則天下安矣安天下之本繫乎令可不重邪是故朝廷之於令必舉賢者而任之慎重故也當是任者皆思所以舉其職亦孰無自重之心哉然四方之風俗有不同故治化有難易而功效有遲速待之以誠持之以

久而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廬陵羅勉學始以賢舉為歸安江夏丞以公勤廉慎得民心學士錢公以為位不稱其才又薦之遂陞為孝感令去宿蠹以安良善積穀以待饑脩陂池以防水旱民既有所養則作興學校以孝弟忠信教其人人樂從其化縣以治稱勉學其可謂能盡教養之職者邪其知所自重者邪夫為士者莫難於自重能知自重乃能以禮義檢其身於其職之所當為者夙夜盡心不敢怠棄於法度之外而為治之功成夫

然後見重於君子而世之以黜陟幽明為職者得因是而進之此亦天下之公也勉學治孝感三年上其績吏部吏部以為稱俾復任士君子皆作詩送之中書舍人金輔伯素重勉學持以求予序勉學蓋予友工部侍郎汝敬猶子也予故為序之而道其職任之重亦欲其知自重不怠棄於其終而進進無已也詩凡若干首

世美集序

世美集者廣德胡英之所錄也胡氏居廣德為著姓英

之尊府㕊字致恭初未仕時已用孝行聞鄉里及升太
學擢為工科給事中以謹慎知名太宗皇帝命攝通政
司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而仁宗皇帝尤注意遂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振舉憲度譽望偉然會征交阯廣東當
給軍食後於四川取宫殿大材皆慮有司怠事命公往
督之事皆辦治既而出為福建叅政所至皆有治績號
為能臣秩滿以疾辭位致仕歸其鄉未幾卒英來北京
求禮部侍郎臨川王先生銘公之墓矣復謁予言曰生

先世有美德而未致通顯積之之久始發於先公祗事
三朝秩三品其所建立表然在人耳目由是蒙恩追贈
曾大父大父皆右副都御史褒德垂休錫命具在宜表
彰之使顯聞於世令録三世所受誥詞及先公前後所
奉勅與令之墓銘挽歌通類成書名曰世美集嘗託鴻
臚楊公求序於先生矣敢躬拜以請予憶楊公言故不
辭夫世之所謂達官顯人者不偶然也必自其祖宗之
德致之辟之水與木焉本深則末茂源盛則流長此豈

虚也哉易之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非一人之行一事之善之謂也世之相續有其人而人皆有其善然後福及乎子孫未有無所積於前而能昌大於後者也胡氏之先多顯人然自居廣德以來至公之祖考皆不仕惟以積善世其家積久發遲故公遂大顯於世觀之此書凡帝制之頒諸公之所述其累世之美可見矣而英之孝亦於是見焉夫孝凡為子孫者之所當務也然多不知務食祖父之遺而不思善之當繼矜智

巧競勢利悻悻然自以為得於親之卒也則倒囊發篋分挾其餘資以去既不務顯揚其德或遂稔惡以隕身辱親嗚呼是可謂有子孫也哉英則異乎是子子走四千里以求彰其父之德而又著其累世之美於無窮非孝而能如是乎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於此益可以見其世澤矣英尚勉修厥德思繼美古人則是集之載當不一書而已也故為序以告之

贈孫教授序

孫先生昺字宜鉉廬陵之傑然者也令為松江府學教授名聞於當時士大夫論善教者必曰孫先生至論有識有守能别是非慎重而不妄者亦以孫先生為言宜鉉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學明其行脩其所以為教必體聖賢之道務以身率之不徒辭說而已也世之為教官者或急於勢利之趍而昧於美惡之辨不復計其職之當然宜鉉皆不如是也賓興之歲諸藩省求考官聘幣交走其門以先得為喜其為天下得士蓋多矣令年

順天府合北京畿內之士而試之翰林學士錢公典文衡宜鉉又同任其事凡所去取無不當於人心錢公亟稱之以為公且明宜鉉其誠賢於人遠哉朝廷養士以興太平之治而士亦喜於逢時然而遊學校者常患不得賢教官抱良才而不能成美器者蓋有矣幸或成也進而試於場屋又患不遇賢主司雖曲盡其巧心而受嗤於拙目者亦有矣此士之所以難也宜鉉為教官而能盡化誨之善為考官而又盡去取之公謂之賢遠於

人豈不宜哉今制侍從風憲有缺往往於教官取之故教官果不賢則已賢則必進於顯庸進而不止登三事位列卿任藩憲之重者比比也宜鉉賢矣尚益思盡其道哉益盡其道蓋有莫之致而至者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誣也哉宜鉉既畢事歸松江松江之顯者大理少卿沈君輩屬予文贈之予亦廬陵人蓋深有願望之意故為序如此

送陳憲副序

兵民國之本也朝廷既設都司布政司以統於上衛所及府州縣分理於下矣又慮為吏者所施或失宜故復設按察司以察治之必使施之無不宜下無不得其所然後治功立此命官之意也夫文武之職既各擇才而任之然必有賴於按察司則按察司之職之重可知矣均之為按察司而治有遠近舉職有難易蓋中州內郡邇於京師凡為吏者聲績易聞而政令易及故能知所檢而下無甚病為按察司者稍得從容於其間若臨邊

方撫蠻夷如雲南者唯大賢君子依仁蹈義不以遠近易意其不然者奔走困悴之餘以為法令未遽及也故或以遠而自放則其下安能以不病按察之官而欲如其志以施治可得邪必嚴察夫賊仁害義穢於已虐於人者而治之庶幾能自戢而病不及下故予以為難者此也然令之難尤有甚焉者伐叛討逆天理所必行而被堅執銳負戴以給餉者亦人事之不可已也徵輸調發紛紜轇轕之中而吏之姦售焉察之不嚴治之不豫

則有茍免有重困勞佚不均苦樂異宜人心既不能平而能鞠躬盡瘁以成吾事者少矣按察司之職於是為尤重而舉之為尤難蓋深有望於依仁蹈義之君子監察御史陳君質滿九年有名於當時大臣謂其足以任重也舉用之上命為雲南按察副使陳君以進士入官明仁義之道而達於其用於任是職當不難兵部主事逯端其戚也請予文贈行予故序其託重如此以告之蓋深有望於陳君也

贈都給事中王君序

予讀烝民之三章而歎仲山甫之職重矣其詩有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子朱子謂出納者承而布之行而復之也東萊呂氏則以為典司政本夫謂之政本蓋國家樞機之職內為君所倚外為衆所望而仲山甫實任焉可不謂重矣乎然考之上章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曰小心翼翼曰古訓是式然後知仲山甫之所以能勝是任者以此夫柔不過其則蓋有剛德存焉而又主敬

以為本法古以為用則何重任之不可能哉故嘗自謂為臣之道不可不務此果能之則其功業當與仲山甫等矣以令觀之其所謂出納王命者非他六科之任也朝廷稽古建官並置給事中而名其長曰都給事中凡上之命令與下之所奏陳必由是而審之有所未至得以聞乎上糾正乎下非但主出納而已其任之重與古何異哉故必選聰明英偉之士達於大道通於治體者而任之非此不任也其重是官可知矣姑蘇王君永和

累為教官以學行知名選授兵科給事中温厚詳雅敬恭將事實能勝其任之重而受知於上為望於下滿九年同列不忍其去奏留之遂陞都給事中王君通經學古舉其徳脩其職當無愧於仲山甫乃令見其成功是宜任之專且久也抑下章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山甫惓惓事君之忠蓋進而未已不以始終有間也君尚勉於是則詩所稱仲山甫之職將不在王君矣乎給事中薛君謙先被推擇掌其科至是喜君之留也與諸

僚友求予文為贈予知其職位之重而欲其進於遠大也故為言如此以贈之

送劉憲副序

萬安與吾泰和為隣邑風氣相似也二縣為大家相與通婚姻士大夫以文學致身者其契誼尤篤廣衡居萬安大家其族之才賢雖多而廣衡則尤傑然者自取進士官刑部由主事三遷至郎中其清德令名每進而益顯不特其長愛重之京師士大夫不問識與不識皆信

廣衡之賢惟恐其不至高位令年諸藩憲缺大僚吏部以聞請會三品以上官察舉會者交口譽廣衡不置遂以名進上命為陝西按察副使廣衡將行其同列諸賢皆欲贈以言而俾吾邑之官刑部者蕭郎中晅等來求於予嗟夫子天下之至愚者也言欲合乎理而每有未達行欲中乎道而卒有未能他人之愚莫有在予下者廣衡明於理達於事予之所畏也然則予言豈足以贈廣衡哉顧相厚已久不可拒也聊相與道之令之風憲

朝廷之所倚重中外之所屬望也凡進賢退不肖興利而除弊飭師旅論功伐寃抑有當理是非有當辨小大諸務衆言雖同然猶決於風憲風憲以為不然衆亦莫之能奪也其任之重如此豈有他哉以大公至正之道繫焉大公至正之道由其身以行可不慎乎心之所存或少戾乎是則言行之發欲不陷於邪僻不可得也是以君子必嚴於自治而後可以服人廣衡令去陜西陜西之地最闊遠内連諸夏外列障塞凡處於是者文武

貴賤寛鄙細粗不同而難於為治故尤重風憲廣衡其亦加慎也乎以大公至正之道自治而用以治人則莫敢不服斯無負上下倚望之意是乃廣衡之所能而予復言之蓋愚者之一得也廣衡亦亮予意否乎

送竇僉事之任序

武清竇君和字存中初為虞城知縣有名遂擢拜監察御史益有名既九年大臣薦之上命為廣西按察僉事存中將行其同僚上官御史求予文贈之夫按察司之

設非如他有司之以養民為職者也而養民之任實係焉蓋當其職者或性有不同其所施於民者有宜與不宜而民之忻戚不能以不異也又凡姦民猾胥恃其詐力漁取於其中而民之病滋矣非按察之司繩治而整齊之而欲民之得其養蓋難也故為按察官者必深通於民事而究知其好惡又察乎天理之正而明夫是非之公然後能勝其任去民之所病使之得其養而無失所者故雖不以養民為職而養民之任實係焉存中為

虞城九年於民事之宜與其所好惡知之熟而施之當矣及為御史出入中外别白是非以懲惡佑善又如是之久也則令之佐按察司予知其優為之矣廣西之民將無不得其所論按察官之賢者將亦必在存中無疑也雖然欲治人者必嚴於自治予嘗聞之洪武中廣西初置按察司殿中侍御史尋适為之使予先叔祖子啓先生由監察御史陞僉事二公皆正人君子也嘗相語曰吾輩必置身於禮法之中而後可以禮法治人又曰

持憲者必先慎其言言之而不可行未有不為累者斯言也衆人易之而君子以為難令之前輩老長有知二公者莫不稱誦之或者其誠可取也歟以存中之賢而官於此而予又嘗聞此言聊相與道之存中之然與否予不敢知然上官之請不可辭也故序以送之

送陸太守序

閩之郡八而其半附山附山之郡雖不若瀕海之利然田既肥沃而山之産亦饒為其民者秫稲菽麥猪鵞鴨

雞牛馬犬羊之屬之畜於家竹木茶紙金鐵桑苧果蓏麋兎魚鱉鳧鴈之類之育於野凡可以養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四方商賈挾其所有以貿遷往來常不絶於路故民皆有以自給且去海既遠外國之貨不至竒衺之人矜智術騁詐力以乘勢射利者亦鮮彼既不惑於珍怪又不習於機巧往往多淳朴而重犯法然其中有力之強得妄加於寡弱者不可謂無也故民之病亦稍稍而有夫以給足之民而又重犯法果得賢守令以抑

強植弱而施其教養之宜則治效有難致也哉汀州在閩為遠郡而與江西贛州境相接予郡之人貿遷者多往焉故予聞其土俗而心善之以為守令之設所以為民而令為最親然令之得人則繫乎守守賢察夫令之不賢則退之而獎勵夫賢者令果賢則強者不敢肆而民皆得以食其利而安於其俗古之所謂循良者不過是而已華亭陸侯徵字尚實以進士入官為禮部主事尚書胡公察其賢舉用之得汀州太守往來汀州者亦

稱道以為賢既三年考績而歸兵科給事中蔣君性中過予道其實而求文贈行侯蓋能抑強植弱施教養之宜使其人得食其利而安於其俗者與令之歸尚益察夫令嚴慎以率勵之治效當有盛於前者矣予既喜汀之善又嘉侯之治而期其進也故為序以送之

送劉知縣赴任序

開建在廣東為小邑而隷於德慶州自州陸行蓋三日可達而水行倍之凡其賦稅輸於州若他有科徵民力

皆易以辦治不後於他邑以其地僻而事簡故藩憲大臣與郡之長貳皆無因而至縣境多良田富粳稌而又多大山產竹木至於薪炭茶紙之類蓋往往而有商賈之貿遷取贏者相躡而往還其民足於衣食又有以通貨財既克遂其私故不以事累官府為縣者得從容自適晏出而早休縣所置官惟令與典史其外則學官相與者四五人而已為政之暇而又得講學之益居於此者不可謂不美也其州之人嘗與予言如此萬安劉良

仲彝閭敏有才畧曩從予邑梁叔車講學業成為太學生會詔舉賢為縣令廷臣以仲彝薦當之雲南遭外艱去服除來北京改開建令而叔車為刑部主事過予曰仲彝昔之雲南蓋去家萬里今而之廣東減十八有餘矣且得過家以為榮又聞其縣易治其志樂也願求先生一言以贈之問其易治之故蓋同予之所聞者君子之仕不以富貴為心惟欲得民以施治遭易治之民而可以自適固幸也或遇難治則亦盡其心而已民之最

難治者莫難於衣食不足而徭賦不能已苦其心勞其身雖父子不相得況令於民乎今嶺南諸縣凡當道路之衝及珍怪出産之地為人所嚮意者皆未可以為易若開建者其誠可謂易也仲彝遭易治之民而以平易治之豈弟之化行禮義之俗滋仲彝將不為循吏也哉要在勉之而已故書以贈其行

贈侍郎王公致仕序

正統六年行在禮部侍郎武城王公在位既六年其壽

則七十三矣公初之及七十也即援例乞致仕上不許而公復留敬恭朝夕以脩其職直嘗謂公前輩耆德而當圖任老成之際是宜久於其位而何汲汲以求去邪公曰吾年未至而求去則為不忠既至而不去則為無耻吾可貪天禄而冐公論哉直於是愧其言至是公不謀於親戚不告於朋友再上章曰臣蒙大恩俾復任事又三年目力益昏足力益不任趍走誠無以報萬一乞賜歸田里上意猶不忍其去下其章吏部吏部具實以聞

乃許之公喜曰吾自弱冠升太學令歷官五十年戰兢惕厲常恐負朝廷貽親羞而令而後庶乎其免矣於乎公之所存如此其誠賢矣哉君子之仕以行道也致其忠於君即所以孝於親致忠而無不盡則其為孝也亦至矣然事之缺失多有出於智慮所不及者此君子之所深憂也茍一日未去位而與世事相酬酢則安能免於戰兢惕厲哉戰兢惕厲思所以善其道也道之行繫於身既老且衰則奉身而退不悖乎古禮亦不違令之

制其於忠孝之道亦豈非兩得者乎孔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公讀書明道壯而行老而歸既足為邦家之光而又為鄉里之榮其賢豈不誠遠於人哉尚書毗陵胡公侍郎臨川王公與直皆惜公之去思欲留之而不可得也於是尚書公命直為文以贈行故序公之所存與其退之不離道如此以送之使讀者知公之非苟於自愛者也

贈副使周君序

正統六年秋八月行在吏部言山東按察副使韓璽以滿去當有代其任者上命㑹大臣舉賢而任之少保江陵楊公謂刑部郎中周安明刑慎罰達於政體且温厚静重不詭不苟鄉雖以憂去今當即吉此宜在所舉衆皆曰然即署名以聞上可之命為山東按察副使周君家杭之仁和吏部遣人授符俾之官而君適自起服來北京既謝恩闕下當之山東其鄉友禮部郎中潘勤進學輩求予文贈之予念周君仕宦三十年其吏事多矣

以才行之良而歷練之久其任是職蓋不難而乃求予言為贈予將何以增益周君哉然不可辭也今之任風憲者内而監察御史外而按察司皆朝廷之所託重者也凡吏治有未宜賢才有未用奸邪貪黷之人有未除民之所欲有未得所惡有未去寃抑有未伸理百司之事若有怠緩未能辦治者皆以委焉此豈徒然哉以其能正己而可以正人也正己者何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故言出而人信行達而人服如是而有所振舉激

揚其誰敢違之治具張治功盛矣風憲之所以託重者如此由是論之在位之人言行有未當於理而自謂足以勝重者未可信其實然也故令之所舉用必皆得其人兹又得周君其能勝重任可知矣然予聞之古之君子務德而不矜其才德之所進必有同列之賢相輔以道是故德立而位尊後之君子非不知古也而多反是有過不能以相規有善不能以相益矜已而務抑人惡在其為知古也以周君之賢令而去之山東同寅協恭

以脩其職德益進位益尊益可以勝重任予深有望於君也故書之以為贈行序

送梁助教序

梁氏於泰和為儒家自宋以來衣冠而仕者不絶子雲先生獨以學行為人師而遺其長子仲發入邑庠遂取進士官五品未幾次子仲載亦舉明經為孝感教諭二子者皆卓然有譽於當時今年仲載考績來京師當得陞而南京太學闕師儒詔吏部慎選文行之士任之仲

載在其選遂超授助教以去其從弟𤼵叔車為刑部員外郎屬予言贈行予嘗得拜子雲先生而梁氏之賢者皆與莫逆仲𤼵又嘗同學而仲載亦辱厚予則予於贈言可已邪夫太學者天下賢才所萃也彼學於郡縣之學既自以為成矣然後升於太學雖若不待於教而教亦惡可已哉聖人之教無二道而天下之為師者人人殊故弟子所聞有異同所得有淺深至於太學將比而同之使恊于一而後已辟聚衆材於班郢之門加之繩

削使合於法度而各適其用焉教愿可已哉祭酒司業端表儀於上六館之師儒謹訓勵於下俾其言行皆不悖聖人之教則賢才成天下治矣太學所繫之重如此而仲載與焉於乎可不慎歟令之貢入太學者多矣觀其德行文藝當賴於師以成者非可一二計仲載毋謂既成而升可以少緩也緩之則終莫之有及矣予郡之士之官太學者四五人予子揁亦濫廁其列兹又得仲載是宜有相輔之益而師道立則善人多故予為贈行

序以致期望之意云

贈楊侍郎序

國朝憲天為治一以仁而已其誅叛討逆而至於用兵蓋祖宗以來恩德之覆育至矣一旦而肆逆此天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麓川寇思任發是已然非文武忠藎之臣智足有謀才足有為而欲収成功蓋難矣當寇之初叛也廷臣請出師勦之上命先之以文告苟能悔服則止勿進於是時令刑部侍郎楊君為主事以選擇在

行先遣人往諭寇不服進至杉木籠山寇據險迎敵勢銳甚楊君言於主將急遣奇兵間道伐其後而進師臨之當大捷不從師無功而還上知之諸將皆得罪楊君獨以公勤受褒賞陞郎中去年上復遣定西伯蔣貴等率兵討之特命兵部尚書王公總督軍務衆謂楊君有智畧復以行師入境王公會諸將議所向分命楊君等往督戰視士卒之勇怯進退而加賞罰焉遂渡江勦賊伏兵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楊君奮不顧身將士亦

用命縱火焚之賊大敗又進至杉木籠山賊併力拒守營柵相望為不可拔之計楊君曰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親臨賊令諸將各視形便進攻諸道俱奮立破其七砦殺陶孟靠等餘賊奔潰遂乘勝擣賊巢圍之官軍分據其地楊君等亦分地督戰益急賊誓以死守晝夜接戰會大風起遂以火攻之烟焰張天賊不知所為思任發以身遁餘冦死於鋒鏑墜崖谷溺江水者葢幾於盡矣賊平是行也雖諸將

戰鬬之力王公賞罰號令之嚴而楊君等躬勞苦犯危難督趣之勤豈少哉師還論功楊君遂陞刑部侍郎君子以為宜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君臨事如此可以見其戰陣之勇事上之忠令列官三品朝廷又將褒贈其祖考而母太淑人得以享其榮楊君之孝亦可謂至矣其誠賢於人逺哉楊君名寧字彦謐徽州人鄉郡仕者方貴文輩為君喜求予言張之嗟夫予言何足以張楊君之美哉然不可已也故為序

其實使楊君觀之念成功之難而皇上之恩厚思保之於無窮使他人觀之知楊君之進之非苟然者而後之來者亦庶幾有考焉

贈徐僉事序

三衢徐禄希學為湖廣按察僉事既三年考績來京師吏部以為稱言於上俾復任希學嘗為刑部主事侍郎何公薦其賢於是有湖廣之命至是刑部舊與為同僚者因司務劉維岳請於予曰希學初之湖廣時臨川王

先生有文贈之今考績而歸敢求先生一言為贈二先生之言皆希學所慕而願得者請勿辭予告以不暇且未識希學不知其所宜言而維岳乃予郡人素相好其意不可辭復謂予曰希學為人謙和昔在刑部以讞獄詳明有譽於當世蓋可與言善者先生宜毋愛於言嗟夫予言何能有益於人哉而諄複如是不言豈可已乎姑以希學所有者誦焉夫謙和美德也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莫不宜而尤宜於風憲官何哉易不云乎謙

以制禮而禮之用則以和為貴風憲之職秉禮而用法者也其望之峻威之重聲勢之赫奕人莫敢狎而玩之苟不知禮為之防而肆于人上苛暴迫切以臨之自謂能盡其職難矣是故君子務以禮治其身而言行必於是然後能觀夫人之違於禮者而加以法焉使人亦由於禮而不入於法則其職盡矣予頗希學因已之所有而加勉也世之簡於理者必以講和為害於其職而非予言詩有之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蓋柔之中有剛德

存焉謙和者柔嘉之比柔嘉非軟美之謂謙和非畀謟之謂也謙之五六至於侵伐行師天地之道融和之中嚴肅之氣寓焉彼傲然自放者惡足以知此希學率是而不變是固君子之德也誠如是豈惟不負何公之知於朝廷委任之意亦可以無負矣

贈太常丞許君序

正統七年九月太常典簿許俊朝用以秩滿當得陞自少卿而下皆以朝用脩謹宜在太常奉祭祀欲留之吏

部以聞詔以為太常寺丞朝用蓋前吏部侍郎思温之子侍郎初事太宗皇帝於潛邸甚見知遇及正大統論其勞遂命佐吏部未幾卒仁宗皇帝尤眷念不忘即位之初詔求其後嗣得朝用命為太常寺賛禮郎朝用能飭躬礪行以脩其職既九年無毫髮過舉遂陞為典簿雖幕職於太常事當無所不治而飭礪加焉又九年其才益顯其名日益有聞則為之長者欲得賢以自助豈能忍於其去哉由是而進為丞蓋宜也丞六品官耳仕

之秩六品者蓋不少而太常之職邈不同非有清直之行可以交神明者莫之能也朝用在太常二十年敬恭將事多矣神明鑒而臨之亦久矣今位之進要在益脩其所以交神明者而已唐虞之世仕者皆久於其官伯夷典禮后夔典樂未聞有改也朝用三受命而皆不離太常亦唐虞之遺意朝用可不加勉以迸承於將來哉予聞侍郎公端厚恭慎於其職所當為者早夜以孜孜其賢如此宜有朝用為之子也君子之逢時而升不惟

有立之難而尤以有繼為難昔欒武子之德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卒坐其子之惡以覆其宗君子蓋深惜之今朝用能貴重其身以不辱其親侍郎公既有立於前而又有子繼於後以昌大其家予不獨為朝用喜之且深為侍郎公喜也其鄉邑仕者求予言贈之故書以為贈

贈浙江叅政俞君序

俞君名悦字仕朝蘇之長洲人始取進士為監察御史

予邑之士與為同列者歐陽允和輩皆稱其賢後陞為湖廣按察副使而予故人子廖謨與凡交友之官于荊湘者則又稱其賢及再陞浙江叅政朝之達官顯人之往來于浙者亦莫不以俞君之賢為言自予聞俞君幾三十年其官益進名益盛予心重之而惜未識也今為叅政六年考績來京師乃辱過予聽其所言而察其所存蓋有體國恤民之心去惡佑善之志而才真足以有為者予於是信昔之所聞而知其果賢於人矣浙江為

布政司其地大其人衆其庶務之繁他之藩省莫先焉朝廷託以為治者五六大臣而已政教所由以行民之所賴以安也而俞君在叅政之位以其才之良而行其心之所存於上之所倚下之所望葢可以無負矣然予覲之古之賢臣之在大位者必欲其績之大成是故一事有未宜一民有未遂惡者或有未去善者或有未安皆其心所未慊也而君子亦於是責備焉責備焉者非他以其賢故也於賢而不責備則於何而可俞君令之

賢者也厎其績之大成以副上下之意可不益盡其心也乎令之歸而加察焉事無不宜民無不遂惡者已盡去善者已盡安則俞君之志愜矣若或未然俞君可但已乎哉伊尹恥一夫不得其所其自任之切如此後之賢者所當法也俞君將行浙之仕者禮部郎中潘勤輩喜浙人之得蒙其終惠也求予言贈行予素重俞君故書所欲言者以為贈

贈蕭仰善序

吾邑蕭暄仰善為吏部主事既六年其質甚清其性甚淳凡其所行必依於道而才又足以有為故能脩其職而以名聞於世在位士大夫知仰善者不獨南京為然也北京之顯者亦多能知之論今之賢者必推仰善然仰善非求之於人盡其道而已矣予與之同邑而知其所以賢蓋蕭氏故儒家舊有令聞其大父尚仁先生與其尊府長史公皆惇德秉義學問淹貫表然為鄉邑之望仰善蒙世澤之厚承家學之懿宜乎有以成其賢嗟

夫仰善予之知子舊矣葢以古之君子望子也古之君子之於道少而學之壯而行之不以久而怠也是故仁義存於心著於身發之於言而見之於行葢愈進而愈若不足故其德盛其業廣其譽流當時仰之後世師之經之所載若伊尹周公其人可考也學道之士固當以是為則不以是為則者皆苟焉而已於是有暫得而忽失勤於始而怠於終者此君子之所嘆也仰善以盛年當榮任方歴兩考已為人所推重而予且知其賢顧當

慮其久而怠邪仰善必不怠其進亦不可量而過慮之如此蓋以古之君子望之之意也於其考愈而歸書以贈之仰善亮予意否乎

上模曾氏族譜序

上模曾氏族譜譜曾氏之居上模者也上模之族分自泰和城西之文溪而文溪之曾則本於唐光州團練使延慶由金陵徙居延慶蓋泰和始祖其六世孫璋乃徙上模璋則上模始祖也按其裔孫從所為譜序自延慶

而上推而至於始封之鄫其端緒甚明古者列國皆有史然予讀史記燕世家自公奭九世至惠侯巳失其詳及觀歐陽脩與曾子固書論其世族葢深嘆傳系之難明是故作譜之法録其可知而略其不可知貴以傳信也今曾氏譜序之詳如此其用心亦勤矣上模去縣城五十里曾氏與予家故有連聞其前輩長者皆惇厚謹禮法為弟子者亦多聰敏好學以儒業相尚予生也後且竊禄於時不得一至其處以徧識其人憶四十年前

嘗識湖州教授子唯其姿度明爽足以有為于世未大用而卒三數年來輩以明經取進士為刑部主事而宗翺又舉文學才行為滋陽縣丞而其處者大抵皆若予前所云也曾氏之世澤未艾哉夫自祖宗以來傳世愈遠而子孫愈多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自一人之身觀之則凡與我同出者雖服制有盡而相厚之情豈可盡哉此譜所以不可無也曾氏子孫觀譜而知其所以同者為之篤恩誼厚倫理詩書禮樂相與維持於久遠則雖

至於百世可也不北之務而惟恃其舊望雖聖賢奚益
哉秖以為辱也曾氏子孫其勉諸輩求予序故為序之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柳菴文後集卷二十一

明　王直　撰

序

三臺八景詩序

三臺山在樂平南郭中去縣八十里令義烏丞劉仁傑世家焉劉氏先居西溪上距三臺十里許其六世祖清喜三臺奇秀徙居之作屋山下棗林中聚書以教子孫旁有阜歸然脩竹蔽翳作祠竹間以祀其先祖既已擅

幽勝矣而諸山水之環列乎遠近者皆三臺偉觀也若五老峯錯出而晴雲冒之雖廬阜之雄峙不得以專其妍雙峯駢立而曉月照焉雖前賢之挺生未能以盡其清至夫崇仙之丹井漢天師靈跡寓焉興福之竒茗唐玉川風致在焉其南巨石屹立於原田之間者印墩也其西長溪奔流源源而不竭劉氏故居在其上所以狀其世澤之長也於是皆命為題曰棗林書舍竹阜祠堂五老晴雲雙峯曉月崇仙丹井興福茶烟南坂印墩西

溪流水合而名之曰三臺八景士大夫多為賦詩昔之作者既多而仁傑亦求之不厭且請予為序予為山水之勝葢無處無之然而不皆顯者不遇其人故也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以其質之似也果似矣則推而求之凡景物之美之接乎目而觸乎心者皆可樂也由是而歌詠之俾顯聞於世豈非一時之幸遇哉三臺之景既與劉氏之先遇矣今仁傑以卓然才行方進用山川之秀鍾於人而亦以人勝由是山若益高水若益清

景物亦為之增華則其相遇豈非尤幸也哉然予觀其命題之意非止於山川景物之愛喜其子孫致孝其祖考此其先務也人道之大豈有過於此世之人知務此者鮮矣耽耳目之娛狃宴安之樂無以承先而裕後卒併其所以娛樂者而皆失之君子所深慨也若劉氏者其誠賢於人遠哉書曰詩言志為仁傑賦者當深明其志後之人得而誦之亦將有所感也

贈歐陽湯歸省詩序

予邑歐陽湯為刑部主事五六年端厚勤慎蔚然有名縉紳間尚書魏公重之會廣東清吏司闕員外郎奏請以命湯上即命湯署其事而所存所行益祇勵不懈於是名益有聞予嘗識其尊府允器君讀書有才行表然為鄉邑所敬以湯貴蒙恩封主事配亦封為安人其年皆六十餘矣湯念之不置乃援例乞歸省翰林諸公重湯者多作詩送之同僚劉廣衡篤姻戚之誼持以求予序予與歐陽氏聯婚姻者三世於湯之行宜有言況重

以廣衡之請邪君子之學非止欲榮其身固將有以顯其親身榮矣而親或不待焉其心不樂也予邑之仕者多矣父母俱在而皆得與其榮惟於湯見之他未有比也豈偶然之故哉蓋其父子皆能脩諸己是以能得之於天湯之歸拜父母於堂上而備物敬享焉命服輝映煌煌如也其心固樂矣故舊親戚安得不同其樂哉雖然予於是而有慨焉君子之行道蓋無時而已也身不離道天亦將申祐之謹於始而怠於終則其所以為顯

榮者亦但有其初而已惡能長保其樂哉予見若此者亦多矣非由夫仕者之過必為其親者有以累之然則言行之發果可少違於道也乎又果可以在朝在野之不同而自異其心也乎允器君雖老尤嚴於自脩而湯之為人蓋知謹其身者不以遠近内外或間也必能長保此樂矣又進而盛焉可𡚁也然予序其詩而猶為是言者蓋愛厚之意亦𡚁得同其樂於久也湯歸而誦之允器君將必以為然也他日還朝宜有以告我也

贈僉事楊君序

楊君名春字子元雲南人為監察御史有名於時少保楊公薦其賢上以為江西按察僉事將之官都察院經歷熊尚初與凡素相厚者求予文贈行夫贈言古道也所以寓離別之情而致顧望之意諸君不自言而以屬予豈以予言為可取也乎楊君以明經取進士為御史久矣經之所言治已治人之道能知而行之亦已見其美矣今去為按察僉事辟之乘堅良以馳周道挽強勁

以穿魯縞不足以喻其易也況於江西其易又有甚者江西統郡十又三縣六十有九其為民衆矣而皆以詩書為務雖大山長谷之閒耕田鑿井之民亦喜教其子則髙門大族可知也故其君子皆服仁蹈義細民亦知守理而畏法其或有事涉官府上之人以理而折之則帖然服訟有不終朝而決者視他處之民頑獷強悍理不能喻法不能威斷斷然與官府爭勝負者其相去遠矣故昔之藩憲大臣皆以江西為易治而江西之人誦

其德亦往往不忘其或昧於理則不足以服其心於是以為難治令得賢如楊君予知其治之尤易也雖然按察司重矣民之望之遠矣寒鄉下邑柔良之民豈無困於非理而莫有能以理折之者楊君分廵而廣察之事之是非一視理之可否理之所不可者則必以法加焉不茹柔不吐剛使民益安於理之正而不陷於非理焉是即所以為教也則江西之人之誦楊君豈有已哉故以是為贈楊君其以為可取也乎

贈朱叅政之山東序

南昌朱君永字叔久官刑部有年矣質直坦厚遇事能斷而言行不悖於禮義人皆知其為君子也大臣薦之天子用為山東左叅政同列之賢求予文贈行令之布政司蓋古牧伯之任布政有使而叅政佐之政者何所以惠養斯民者也天下之民多矣而使之得其養則皆繫於布政司上以是任之而下以是望焉其職之重可知也故布政司之長貳有缺必命大臣察舉而任之非

賢不用也今得叔久而人皆以為宜此豈不試之譽哉
蓋觀於其行而知之夫當大任者非矯飾險薄違禮悖
義者之所能也叔久之行如前所云者士大夫信之久
矣且其於事無小大必皆盡其心故無毫髮失當者推
是心也宜於此有不宜於彼者乎今之山東其能副上
下之望也審矣然嘗思夫所以養民者布政司非能有
所錫與也使之安於農桑而已其良法美意非能自致
之民也亦付之郡縣而已郡縣之吏或非其人而害於

政布政司雖賢何能使民自養哉昔者帝舜之命牧也曰食哉惟時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其道也叔父佐其長察郡縣之吏孰為君子則親而任之小人則斥而去之果在位皆君子則能不奪農時而民之衣食足矣今上之心帝舜之心也叔父其當以是為務哉如是則叔父將不為古之君子矣乎故書以為贈云

贈陳太守赴成都序

陳君名穀字世用南昌人有譽望於世久矣蓋自永樂

辛丑進士擢拜監察御史凡一言一行必循禮蹈義其處乎朝廷或以事臨郡邑肅然惟其職之脩而所立有過人者當時論賢御史陳君必在甲乙之數求可以當大任者亦必曰陳君云正統四年五月上以郡守有缺命諸大臣舉賢而任之衆謂莫宜陳君遂上其名詔以為成都知府知陳君者皆喜其道之及民而或者謂陳君嘗職風憲任激揚若居外臺猶足以懾姦警惰顧使當一郡之寄無乃非其志乎予曰君子之學道也惟所

用而已矣詩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夫豈膠於一哉令天子仁愛兆民必欲使得其所思夫與之相親而教養之易莫切於守令是以不輕畀人必付之賢者學道君子有志於斯民之所樂也臺憲之任非無志於民然其去民遠矣教養之事必託之守令誠能如其志矣乎故不若近而施之之愈也陳君學聖人之道必有志於是果何為而不可哉況成都去京師萬里天子尤矜念其民陳君當簡畀之重固宜以

分憂為心他非所計也古之教養其民者若李氷文翁其功德偉矣自是而後若張堪廉范李膺高士廉張詠田況輩皆所謂賢者也陳君能善繼之非詩人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乎陳君聞予言而喜曰王公之言乃縠之志也其何敢不勉陳君將行同列之賢求贈言於予因書以贈之

贈楊太守序

登州在海濵其地多瘠薄故其民少富而多貧為之守

者非有父母之心以均恵之而能使無貧苦之歎亦難矣楊侯守登州葢有父母之心以均恵其民者也予嘗見登州人皆能道侯之善及見其藩省大臣問郡守孰賢則必稱楊侯至於按察之官與朝廷重臣之廵撫山東者亦莫不譽嘆其美然則楊侯信可謂之賢者矣往年楊侯為刑部郎中嘗以祗慎得名予知之及今而美益著譽益顯侯其有常之君子哉予嘗自念天生兆民不能使之遂其生是以付之人君人君不能以獨治是

以又付之臣郡守近民者也上有仁民之心必欲使之休養生息而無失所者非得賢守推而行之安得受其惠哉今聖天子在位大新庶政一以養民為務郡守缺則命大臣舉賢而任之至於縣令亦不輕以授人其愛民也至矣使他之為郡守者皆如楊侯有父母斯民之心而又得賢令承之則太平之治與三代之盛等矣今年楊侯再考績來北京吏部最其課言於上俾復職此登州之民之幸也然予觀之今六卿之佐有缺往往取

之賢守而世之以舉賢為任者亦往往知侯之賢然則侯豈能久於為郡哉侯將行登州之賢之仕者因予友尚寶卿張君信求予文贈之予既為登州之民喜而又慮其不能終惠也故為言如此侯名順字漢昭廣東博羅故家也

贈江西僉憲張君序

張君華亭人名政字彦公甞為遂安學官秩滿來京師簡任監察御史有譽望於時既九年超拜江西按察僉

事同列之賢顧君理等相率求贈言於予予江西人也於藩憲大臣固望其恵養斯民使小大得職而無失所者然今舉用皆賢才其於養民之道知之明行之熟矣非予愚者所能窺也故未嘗敢贈一言況張君嘗以斯道教人而又以施諸治既皆有成績矣此又愚者之所畏而仰之也何言之可贈哉今天子在位聖德之純與天為一其所得者皆仁愛之施知民之所好而必予之知其所惡而必去之雖堯舜之心不過也田里細民固

當樂生興事以養父母育妻子熙皡自得如唐虞之世矣而有未盡然者此其故何哉豈近民者行之有未至而民未見德與朝廷以民事付之布政司使下於郡縣而達之民其制備矣按察司則受耳目之寄審其過與不及而用法整齊之以觀其功之成其任尤重也今民有不能自得者則牧養之功恐弓戒明視聽廣見聞以求其故而治之此誠有賴於任風憲者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繼以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由是而知勸

懲之術聖人所不廢也耳目明懲勸公善者益有以惠民不善者亦思勉於善而不敢厲民養民之效庶可兾其有成也風憲之重如此在乎愼重以舉之請以是贈張君蓋千慮之一得也

贈表少卿致仕序

表君忠徹四明人洪武中其尊府栁莊先生以高見絶識得侍太宗皇帝於潛邸而忠徹亦被知遇由是浸以顯榮為鴻臚屬為中書舍人為尚寶丞遂陞少卿侍從

三十餘年寵眷如一日太宗皇帝廵狩征伐忠徹必從行其勤勞多矣風雨燥濕之不時而疾生焉於是足不任步趍且痛日加劇嘗謂人曰吾受國恩最深當鞠躬盡瘁以圖報而乃為疾所困恐曠職廢事失人臣之義今年疏其情以聞乞歸就醫藥守先臣墳墓上憐而許之或曰忠徹未宜去以舊臣職符璽當重任一也其年財六十五於禮未恊二也有二未宜去而何去之果予謂古者七十致仕禮也年未至而病及之如是而求去

義也禮處其常而義處其變夫既病矣猶以難強之筋骸而叨無窮之榮利而謂之義其可邪忠徹酌其宜而汲汲以求去其殆知義之君子哉宋之時有錢若水者陳希夷欲援使學仙麻衣道者視其貌以為不可曰急流勇退人也其後若水官至樞密未老而致仕然則急流勇退亦仙之次者也其忠徹之謂歟予聞四明山凡二百八十峯深洞周廻一百八十里是謂丹山赤水之天其中有隱君子仙人道士超然物外者尚多有之予

亦老且病嘗思一游庶幾有得焉而忠徹乃先往矣倘遇其人延年已疾之方必有以相告者他日乞身南還尚當從忠徹問之忠徹將歸戶科都給事中焦起良輩求予文贈行乃為序如此

贈夏主事序

仲昭夏氏名㬎崑山人永樂乙未以明經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而尤善於書選授中書舍人既九年陞考功主事然未嘗去翰林凡有大辭命及脩先朝實錄仲

昭皆執筆其間史成蒙厚賞加五品禄而猶在翰林予與之處蓋二十餘年其温恭詳雅非獨予重之自師保而下莫不重也其母嘗蒙恩封孺人今年八十餘猶康強無恙仲昭念違離之久也乃謁告歸省焉吏部郎中吴孟寅與諸僚友求予文贈行古之君子喜於得禄者貴乎有以奉其親茍弗及焉雖千鍾之富弗樂也今仲昭之禄足以養矣而母孺人既老不能就養來北京此仲昭之心所以惓惓不忘也兹得請而歸奉其禄賜之

積以為孺人壽其何樂如之況仲昭之兄昜亦嘗以善書得官而歸老于家母孺人尊榮於上兄弟和悅於下備海陸之珍極奉養之美愛敬之誠祝頌之意藹然見於朝夕之間天下之樂豈有過於此崑山之人之為父母者必以仲昭兄弟願其子而為子者亦必以仲昭之母願其親莫不歆動而興起焉則其為勸於鄉邑豈小哉柳子聞之為子之職莫切於事親雖仕者不敢顧私然幸有著令苟得一日伸其情不猶愈於己乎而世之

人有親年八九十不肯暫去其位顧使老者冒風濤犯寒暑以就區區之養萬有一不虞則將如之何哉故予於仲昭之歸嘉其得安親之義而歎斯人之忍也因為序以送之使若而人者觀焉庶乎其有警也夫

贈主事黄振宗序

振宗南城故家以宦業著名洪武中其先君子嘗舉孝廉為會同臨海二縣丞有治聲而其叔父原為中書舍人在朝士大夫皆稱其翰墨之妙予聞之故少師蹇公

云振宗在永樂中又以能書徵拜中書舍人而常在翰林凡有制勅皆得書及脩三朝實録亦與執筆其間振宗少學鍾元常筆法遒勁而謙和勤慎未嘗矜己傲物由是見重於諸公為中書舍人九年陞吏部主事史事既畢又蒙嘉賚俾食五品禄而還之吏部益治事不懈然年已幾七十矣嘗曰吾受朝廷厚恩如此當勉圖報稱而聦明日衰筋力不足有為矣即上章乞致事上憐而許之郎中吳敬孟寅輩皆惜其去欲留之不可乃求

予文以贈行予與振宗交好二十餘年心實重之今於其去不能已於言況重以諸公之請耶夫士君子壯而仕老而求去義也天子亦憫其老不欲煩以政使得優游於田里仁也下能率義而上能盡仁此太平之盛觀而於今見之南城在江西上游其地多佳山水而麻姑山為最勝有古仙人遺跡宋謝靈運唐顔真卿白居易劉禹錫鮑溶宋曾子固兄弟黃庭堅輩皆有詩文留山中而魯公書法妙天下予嘗欲一遊徧覽竒勝盡觀先

賢制作以自快而竊位竊祿不能少報萬一故不果然令老且病矣而振宗先予以去倘得乞身南還當從振宗以償宿願焉故書以贈之

贈張叅政序

今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爲稱首其地之大民之衆物產之饒城池之高深街衢巷道之整飭里居之密比商賈之輻輳浮屠老子之宮聯亘而焜燿湖山之秀潮汐之壯所以具服食而備觀游者誠非他所及而布政司

獨當其勝官於是者處則據地位之崇高堂宇之鉅麗重門累級之嚴峻出則有冠蓋之華輿馬之盛騶奴從隷呵衛於前後為其屬者仰而望之若神明巍巍乎堂堂乎大丈夫受命於天子而當是任者信可謂榮矣夫豈徒然者哉以其德也郡縣之吏師之以善其政小大之民賴之以遂其養以如是之賢當如是之地而享其榮也固宜稽勲郎中建安張君珂字鳴玉令之所謂賢者也仕宦三十年而在朝為最久其才行見重於士大

夫今年天子聞浙江叅政饒禮之賢超拜河南布政使而命大臣舉賢繼之衆謂莫宜於君於是遂拜命以行夫布政使古牧伯之任而叅政佐之政之善叅政同其譽其他亦無不同者是宜與同其道也舜之命牧曰食哉惟時蓋以養民為首務也務於養民則戒於厲民可知繼之以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蓋欲親君子遠小人則當自厚其德而篤於仁可知今天子命官之意亦舜之意也如是則政無不善民無不遂賢益著榮益盛而浙

為天下稱首無負矣張君學古道師古人於此蓋易能也將不至於使之位而已邪張君將行同僚吳敬孟寅輩相率求予文贈行故書以贈之

贈尹訓導序

江西按察僉事諸暨王君董郡縣教事銳意於養賢以為教官者賢才之本教官缺則學者無所師法將何以成賢才若不得人則猶夫缺也然可察舉者唯訓導乃訪諸郡縣求學行兼備可為訓導者得六七人上其名

吏部予泰和尹儼克思其一也吏部以王君所舉必賢然必試而後命之乃羣試于廷中七人者皆在高等於是克思得龍泉訓導龍泉亦吉安屬縣距泰和不三四百里其山水清秀土壤肥沃而物產富饒是以其人皆給足故家巨室以文物相先詩書禮義之習有累世不墜者愛其子必為擇師敬禮之甚至賢才之成仕至郎官御史者前後相望其盛如此故予為克思喜之喜者何喜其教之得行也夫人無所養則不暇學有所養矣

而不知學之為貴則亦豈樂於學哉教官不幸而遇此
率之而不從語之而不受上下之意不相入而欲教之
成其可得耶今克思去龍泉因其善而教之如水之流
濕火之就燥功成之易可知矣要在慎其所以為教也
古之立教者本諸身身不離道則行孚而言從學者觀
感之深積習之久成其德達其才出而用之其功效豈
小哉克思惟慎其身而已矣尹氏自宋進士絳以來經
術相傳至於今則儒固世業也其前顯者不暇論自克

思之祖上海教諭務厚先生而下惟自道再同知府事加食四品禄克思尊府京山教諭復道及諸子姪教郡縣學者七八人則教官又其世職也以世業之重承世職之榮奚可以不慎不慎則忝其世克思勉之予子穆克思女兄之夫也予既喜其教之行重以親戚之誼故為序以送之

贈朱太守序

正統五年正月吏部以缺官事聞請會三品以上大臣

舉賢而任之上是其言於是武昌闕知府尚書郭公言於衆曰武昌大郡也非其人不可以吾計之莫宜於刑部郎中朱勝衆皆曰然遂奏其名上即以勝為武昌知府勝字仲高金華人以科目入官其在郎署久矣廉慎平恕蔚然有名於當時凡以舉賢為務者惟恐或失之今之武昌君子蓋喜其道之行而幸其民之遇也夫為天子牧小民而致治平之效者郡守縣令也藩憲雖尊其去民也遠矣茍去民也遠而欲行道以及民順其情

而施之使皆安且樂焉非得賢守令不能也葢其職近民凡民之利病與其饑飽勞佚俗習好惡皆接於見聞於夫教養之方勸懲之術賦稅力役之供徵輸發召之節悉得以審其當制其平小大之民庶幾蒙其惠而無失所者茍蒙其惠而無失所者不謂之治平可乎故爲賢守令者上之所託下之所倚藩憲大臣之所禮貌而愛惜者其重可知也然令之賢守多矣而令不能以皆賢令果不賢守雖欲施惠於民而民有不被其惠者仲

高欲道之行可不加意於令哉正其身以率之率之不從則威之威之猶不改則黜之别求賢者而任焉是則道之行民之受惠可必也令守之賢者則進而任方岳佐六卿仲高誠勉之安知不至於是哉其僚友劉廣衡等求予文以贈行故為序以贈之

送吳侍郎致仕序

正統五年二月禮部左侍郎政和吳公廷用以外艱服闋朝北京一時士大夫皆喜曰公在永樂中為給事中

以清謹端厚得名仁宗皇帝在東宫雅知之深見寵任及即位超拜刑部侍郎宣德中改禮部二部之屬亦無不愛且思者今朝廷眷用老成以圖大政公宜在其位而公乃浩然有歸休之志謂人曰吾年至一宜去吾耳失聰多闕於聽聞二宜去且足不任趍走氣復喘急行百許步輒欲少休如此其可以忝官位哉即上章乞致事天子憫其老許焉公既拜謝而過予道别曰吾歸矣子能無言以相贈邪憶永樂之初太宗皇帝仍用科目

取士明年甲申會試禮部者數千人中者凡四百七十二人公在高選而予亦幸得焉其後公拜給事中遂佐六卿予亦濫廁翰林同朝者三十七年公之德業著聞於中外予以寡學菲材陪從諸公間其負愧多矣玆亦忝繼公後方栗栗危懼不知其所措幸公之來冀得以承教焉今乃悵然有失望之歎而何言可贈哉予聞之古之君子致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使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由是賢才成風俗美則公雖去其位而

所以稗益於治化豈小哉然朋友之誼亦君子之所重也以予之鄙而望公之深異時一惠教焉使或能自立以不辱同年亦公之德之所宜及也此回路相請贈之意也遂書以為送行序

贈尚寶朱少卿序

永樂中太宗皇帝思得才學之士而用之命近臣察舉尚寶少卿衣忠徹以海寧朱祚應詔驛召至京師奏對稱旨用為中書舍人既而又以能賦受知於仁宗皇帝

時宣宗皇帝在侍心亦竒之及即位擢寘左右數進其所為詩大見稱賞超授翰林脩撰令又歴九載進拜尚寶少卿祗事四聖在禁近者二十年聲譽聞中外朱君字永年予與之遊乆矣其為人謙恭直亮言動必依於理盡心其職周慎不懈於故舊朋友能相輔以義由是士大夫莫不敬愛君及少卿之命下衆皆為之喜喜而形於言以致其慶幸之意者葢多矣而兵科給事中王君永和輩又以屬予豈以予能知朱君而言為可取也

哉夫中書翰林在昔稱兩制尊重幾與宰相等而符璽之任自秦漢以來為最親後之仕者幸得其一已榮矣令朱君歷踐要塗累事明主當太平之世而蒙此非常之遇此豈偶然之故哉嘗觀之宋自建隆開寶至于嘉祐治平之際賢人君子萃於朝其閒更踐臺省歷職華要享其福禄壽考者比比皆是故張士遜有詩曰青雲岐路遊將徧蓋自喜其遇也我朝列聖德隆化洽者六七十年氣運之盛人材之多仕者揚歷之久莫踰於此時

亦何其幸也朱君尚未老青雲岐路安知其不徧歷也哉今日之美後將於其詩見也書以贈之使人知朱君非徒然者且以致期望之私云耳

贈黎諭德詩序

清江黎君恬字潛輝始為御史已有名太宗時以敢言受知遇擢守南靈州既罷少傅西昌楊公知其賢以為宜在侍近言於宣宗詔用為右春坊右諭德予與之處者四年其學問通博而文辭典雅其於言行尤恂恂恭

順非獨予重之凡識潛輝者蓋莫不重也今天子即位詔脩先朝實録潛輝被簡拔執筆其間及上御經筵慎擇文儒侍講論而潛輝又在選其學遂大用於時今年蒙恩錫誥命追贈其尊府為右春坊右諭德母氏贈宜人潛輝感上之賜而痛二親之不待也即請告歸焚黄於墓下上許之翰林諸公皆作詩贈行而謂予宜序嗟夫潛輝學聖人之道者也學聖人之道固知所務矣君子莫大於成親成親者敬以立身使人名為君子之子

是成其親為君子也潛輝之賢朝廷推本於親追錫之爵第五品其為成親也大矣予與潛輝偕為近臣先帝之德與今上之仁未之有報也鋪張天地之閎休敷闡堯舜之大道庶幾少効萬一焉而予寡昧不足以及此方資賴於潛輝令綴於有事之時俾遂其所志上之恩益厚矣潛輝當知所務也從容留滯而忘其所有事焉非所謂知務矣詩曰跂予望之潛輝其速有以副予之望哉

贈鍾教諭詩序

吾邑鍾沔尚清為邵陽教諭既滿来北京念二親在堂將歸省焉或謂尚清曰子之親遣尔仕也固欲子顯矣令既課最旦夕當得陞子若遂階顯膺而持以為親榮此昔人所謂以志養者也而何汲汲於歸哉尚清曰沔之親老矣而沔違養已十年恨不能以朝夕見計吾親之心亦若是也沔其可貪位而後於親哉即請于朝許之嗟夫尚清可謂能孝矣孝德之本也譬木之榦枝葉

所附而生者人惟能孝於親則推而爲事君之忠爲事長之弟爲撫幼之慈又推而仁民愛物皆是也兹其所以爲德之本也夫既根於心宜無有違其親者然或蔽於欲而遂遺之是以成周有教而民風淳治化盛矣國朝興道以教民一切不異於文武之世若多士之隷於學百僚之在任使者皆得以省其親著爲令仕而稱職則又有封贈之典焉盖以教孝而敦其本也本立而道生則爲忠爲孝爲慈與夫厚於民物者一皆與其成盛

矣哉上之待下也尚清脩仁義之行其事親能孝脩矣茲復後於祿位而急於親其本不既立矣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今聖明在上德隆化洽誠所謂有道之世也以尚清才質之美進而顯其親有日矣行之枝葉若為忠為弟為慈與夫厚於民物者舉將見之尚清其尚篤於自立矣士大夫之相厚者各賦其詩贈行其姻家歐陽御史洙持以求予序予尤厚於尚清故為序而勉之

吉水瀧江彭氏族譜序

吉水瀧江彭氏吳吉州刺史玕之裔也玕後歸楚馬氏官至太尉其子彥昭亦累官至太保始居永豐之沙溪彥昭子師旦又徙瀧江自宋以來子孫由科第入官者相繼而不絶衣冠文物至于今稱之令年句容訓導汝弼來京師持族譜求予序按太尉子十一人太保子十五人多散徙他處瀧江其一也子孫之盛鄉族罕有比者則合諸子之傳其盛又可見矣此豈無自而然哉五

代之亂豪傑並起而爭於此之時有能撫定一方俾斯民免於禍則其德立矣況有以詩書為世業者乎太尉子孫之能久而盛者盖以此也譜之作所以著其本而聯其支使凡子孫知祖宗之立乎其前者如此而善繼之所繫盖重也瀧江自師旦而下傳世歴年多矣譜自叔慶至汝弼凡五脩支分派别昭然甚明其尊卑疏戚皆有倫而不紊厚矣哉其用心也亦將承藉維持使愈久而愈盛也與予嘗謂故家大族皆由祖宗立德以啓

之然不可恃以久也要在以德繼之德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也彭氏子孫果世篤於孝弟而加之以文足以光前而裕後矣雖百世有窮哉故為序之以勉其子孫者

贈訓導湯君序

一元予故人湯君如川子也湯君氣豪而行端學博而才贍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同入翰林為庶吉士其後有司請以為吏科給事中太宗皇帝欲其學至古

人不欲小用之留不遺未幾以疾卒至今同輩之士與凡大夫君子論當時人物之偉然者未嘗不思湯君而不可見則見一元猶見湯君也一元舉明經去為安慶府學訓導凡與湯君友者皆以遠大期之矧予鄉邑之舊哉故於其去不能已於言也我國家興學育才其用心至矣遴選弟子員慎擇師儒以教之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比其意何也盖天下之治本於賢才賢才之成則由乎教官苟不加之意惡望其能有成哉是以若

是其嚴也然教官之成賢才必本諸其身誦聖賢之言循聖賢之行使為弟子者有所觀法而化則賢才成賢才成而治道盛矣教官之所繫如此豈不重哉然而能自重者鮮矣其言未必皆聖賢之言而行或違乎聖賢之行淪於貨利溺於宴樂而不知所以為教是故下無所取法臨乎上者亦不見其可重而慢易之由是往往不安於其位欲其成賢才以興治道可得邪此君子之所深歎也一元端謹而好學有志於古人不肯一涉非

義予知其為賢教官可必矣然尤相與論其不能然者
庶乎加慎焉耳此予相厚之意也

怡怡堂詩序

怡怡堂者吉水曾希恭之堂也曾氏家蘭溪自宋以來
為名族政事文學之賢豪傑英偉之士載於國史紀於
郡乘而著於鄉評者不乏也希恭承世澤之厚與弟希
固最相愛念前人立德之難而思善繼之兄友其弟弟
亦甚敬其兄内外雍睦無間言至和之氣藹然充于一

家鄉邑之士因以是名其堂而相與詠歌之希恭兄弟嘗出穀賑饑朝廷有旌褒之命希恭謁謝來京師京師士大夫嘉其行亦多為賦詩乃來求予序其首予嘗讀周雅其言兄弟之恩委曲詳盡莫過於棠棣至於所以保其恩則莫若斯干之首章盖兄弟之親異形同氣其初未有不相好者至或有失則相合而求似焉由是恩不能終相好云者即孔子所謂怡怡也誠能怡怡以相處則必不至於相學相疎而和且樂矣希恭兄弟有其

行而稱其名則諸公之形於言豈不宜哉古詩三百篇上自朝廷公卿大夫下至閭巷田里小夫婦人皆有焉孔子列之於經百世之下得以知當時政化之盛衰風俗之厚薄然則是詩也豈徒以知曾氏之美而朝廷德化之盛亦於是見矣雖然孝友之德根於天性非一人所獨有也凡得此而誦之者必將低徊羡慕而興起其良心況曾氏之子孫哉故為序之使傳焉

送蕭訓導序

學校育才之地治天下之本在焉朝廷注意也久矣限弟子員嚴科舉之額蓋欲所教者皆真才而所用者皆實學此豈輕視而按抑之哉今又置風憲官一員課勵之必使讀書明理求其所以脩已治人者而躬踐焉然後發之於文辭措之於事業待之愈嚴責之愈備欲使其人皆可以為公卿大夫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此明天子之意也然又以為弟子必有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模範不正而欲其器之良蓋難矣是以師儒之選加嚴

爲六卿近臣憲臺之長相與羣試於禁中其不能者往往斥去必文學之優然後得之其嚴如是非以其爲成賢才之本歟吾邑蕭士高以教官舉至京師羣而試之在優等遂授贑榆訓導以去贑榆南京畿内地而僻在海濵其人之素習予不得而知也然天之生人其所受氣雖有清濁厚薄之殊而賦性則同因其所明者而導之馴習之久磨治浸灌之深蓋無有不善者比誠繫於師士高之去宜謹其所以爲教之道哉語曰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葢身有之則其下化之茍身不行道而徒以言強聒焉未見其能從矣誦聖賢之言行聖賢之道士髙之所以為教也持之以誠而待之以久贑榆學者將不可備公卿大夫之選乎在士髙勉之而已故書以贈其去且使其人得予言而觀之亦當有所感發矣

壽胥經歴母詩序

臨川胥允銘由國子監生為蔚州衛經歴其母孺人年七十八尚康健如少者允銘迎至京師以其禄敬養焉

衣服必佳甘旨之奉必充起居動作必親視其宜孝愛之心婉愉之色藹然可尚也今年十月初十日是為母初度之辰允銘將以是日大具酒殽會親客以慶之而謀於其友翰林侍講王君時彦檢討錢君習禮曰不肖之至此皆母之教然也今得壽且康而食其禄幸矣惟其素知文字之足貴若得諸公之詩不肖歌詠以樂之其心加樂焉然而不敢請也二君乃與嘗知允銘者分題賦詩以為壽而屬予序之予未識允銘然聞其居官

能以禮自守又重氣誼赴人之急不啻為已其為人如此則母之賢可知又況於能孝乎况又有二君之命乎則予雖欲無言其可已耶夫人子之孝於親因其心之自然也然得盡其道與否豈獨在為子者哉葢有所遇焉矣周之盛世以仁逮下而達臣子之情故四牡之詩得以伸其將母之志而盡其奉養之宜及其後也困人於憂恤之地而不得為養使其母勞苦以自給北祈父之所以興嘆也孔子删詩而録之百世之下有以知政

化之盛衰人事之得失故曰詩可以觀允銘遭遇聖朝獲禄仕雖典戎幙之政而無行役之勞其母孺人隆然多福因得以盡其奉養之厚蒼顔白髪綵衣象服輝映一堂之間何其榮幸也哉皇仁如天所以體羣臣者於此蓋可見矣雖然是詩也豈獨為胥氏之慶千百歳而後因是而知今日太平之盛斯人壽考康寧之福必有低佪羡慕於無窮者若夫引翼將奉愈老而不衰立身行道以為顯揚之大者則諸公之詩見之予故為序使

傳焉

送縣丞邱侯序

邱侯方姑蘇人舉賢良方正得為丞泰和泰和直父母邦侯有潔廉之操有慈愛之心一縣之人敬禮之思見其政教之成也侯亦勉勉不怠務欲自樹立其奉己甚約有人所不能堪者侯處之裕如去年冬江西布政司遣奉表來京師當氷雪嚴沍之時孑孑走道路與輿隸同辛苦未嘗少有不平之色予重之既畢事將歸過予

言曰方幸佐名邑大懼弗稱願求一言以自勗予既重其人則安可愛於言夫賢良方正之科始於漢後世因之大賢君子多比焉出究其所以名之意蓋以德舉也使誠能副其名則何官不可況於丞邪彼由是而進而有所不可者欲厚其身而豐其家故也欲厚其身豐其家則必棄禮義冒法度肆志於貨利之求由是天厭之人苦之而欲安於其位難矣是故仕者必以潔廉為本然後心無所係累而惟德之行俟既有其本矣善政善

教孚洽乎民心而民歸德焉則福禄之來豈有窮也哉泰和素稱文憲之邦其人多讀書服聖賢之道田里細民亦知以禮義為尚而能安其分之常有賢令佐以臨之其教易行而政易成也令臨其上者得通判佘公而佚佐之皆有庶潔之操而務施德焉此一縣之民之幸也而直則有頗焉葢去家竊禄久矣然諸子則皆縣民也其心不能無欲有欲則不能無過過而不已則究已辱親抑其過禁其邪乃所以保全之也毋撟也毋徇也

一惟公而已矣此直之所深願也故併書之以贈行歸而質諸余公異無情采納焉

贈郭太守歸鎮江序

鎮江於南京為最邇聲教之所漸被為最先其田多上腴而又濵大江四方之人相易而往來是以其君子則秉禮蹈義而好文細民亦各安於其業而無失所者故俗號易治為長吏者茍安靜平恕以臨之治效不難致也今之北京相去蓋遠矣然其化既成其俗既定雖或

有供億之勞而人皆以為當然莫敢有慢者安靜平恕之治蓋至今宜之由是以知漢之循良無施而不可苛刻擊斷豈誠足以為治哉鎮江太守開封郭侯濟字澤民予知其為人蓋所謂安靜平恕者也其在鎮江六年人皆安之而事亦無不理雖其俗號易治亦侯之德有以致之也天下之府凡百餘其地有遠近事有劇易要之得人則治不得人則廢而人之才性不能同強者則失之過而或至於病民弱者則失之不及而不足以庇

民惟君子為能審夫理之正以制夫事之宜不疾也不徐也必使行無不當而民無不慼然後為得中君子之治豈欲強以為厲弱以為愚亦曰中而已若夫安静則不擾平則不陂恕則不安加於人如是而失中蓋鮮矣故予於郭侯之治有取也侯再考績來京師既書家而歸郡之仕者禮科都給事中胡君輩喜郡人之得蒙終惠也屬予文贈其去予素重侯之賢故不辭而為序云

送訓導歐陽時峻序

時峻歐陽氏之秀也往年舉于鄉不幸而見絀於有司會監察御史許勝廵江西惜其才曰是可以為人師矣乃舉赴吏部吏部以屬翰林試在優等遂授武清縣學訓導歐陽氏故儒家宋究國文忠公之裔代有聞人自洪武以來由科舉入官者又十數人時峻之大父嘗任淶水縣學教官其為國子助教曰賢由監察御史令為雲南按察副使曰和者皆其叔祖為吏部考功主事曰哲者其叔也今時峻又出為教官何歐陽氏之多賢哉

或者曰時峻英年美質學問蓋已素具方其舉於鄉欲試於用以行其學也今去為訓導猶從事於佔畢之間毋乃非其樂乎予謂治天下者政與教而已學校之教行而人得以成其才然後能脩政而立事是教者政治之本也使時峻得如其志而位于有司汲汲於簿書期會之末以效其尺寸一有不至則譴累隨之其視正冠巍坐與一時之英才讀聖人之書而講明其道以為政治之本其相去何如可知也則時峻豈不深可樂乎武

清去京師僅百里其人習見聲明文物之盛非窮鄉下邑可比其為教固易行然教人者必以身不以言果道弸於中而彪於外則學者有所觀法而化亦皆篤於道德而發為文章則他日用以興治不難矣在時峻勉之而已予與歐陽氏再世有連於時峻不薄也故為贈言如此

贈稽勳郎中蘇良金序

良金蘇氏名鎰建安人故翰林編脩伯厚先生子也永

樂中先生在近侍以文翰知名良金受教于家學既成以教官舉至京師留為中書舍人而執筆在翰林者凡十年陞吏部驗封主事宣德中脩兩朝實録良金仍與其閒書成陞驗封員外郎又脩宣廟實録陞禄正五品而還之吏部蓋在翰林二十年始得往任吏事然計所歷又九年矣於著令當陞從四品適稽勲缺郎中衆謂莫宜於良金乃奏為稽勲郎中而以從四品禄給焉良金既受命早夜孜孜以脩其職不少懈或者曰郎中雖

貴然視良金所當得者秩少卑常人之情孰肯以卑為樂哉令不得於彼而反樂於此何邪予曰此良金之所以賢於人也君子之仕其進退高下聽之天而已不與焉惟思盡其職而已夫謂良金宜為郎中者衆人也衆人之所與而天亦與之良金豈得違天哉其孜孜脩職者乃求無愧於天也誠無愧於天則天必祐之夫豈止於是哉世之人固有厭卑而求高者然而有得有不得繫乎天之定與不定也天果與之雖不求而自得之不

然雖求無益也良金安於其職如此謂非賢於人其可乎夫天與人不遠也人事盡則天意得矣良金早夜不懈而必盡其道雖欲辭尊又可得耶其同列之賢吳敬孟寅輩聞予言而善之請書以為贈於是乎書

贈副都御史吳公致仕序

聖天子厲精圖治眷用舊臣其有年雖七十而精力尚强者則皆留以自助若年已至而病及之然後聽其去使得優游以自樂義之至仁之盡也予嘗竊嘆古之君子

幼學壯行既榮且顯矣及其老而休則又有尊養之禮焉如是其待之厚也及周之衰仕者或鞠躬盡瘁而上莫之省小雅四月之刺可見已及乎後世或有年至而未及請者御史則擊而去之雖欲以勵廉恥然於長者亦薄矣於乎可嘆也今之士大夫皆知止足之分有恬退之節而上之意殷勤篤厚如此豈非仁義之兼盡哉海虞吳公敏德以清才奧學遭遇聖明三遷而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正直之操剛毅之氣足以振憲紀肅

庶僚隱然名重於當世今年踰七十而聰明日良遂上章乞致事上察其實許焉在朝士大夫喜吴公之得於上而吴公亦自喜其遂也告別於所往來者擇日就道或曰姑蘇天下奥區而太湖又其勝也范蠡相越功成而歸扁舟適意於其閒當時髙之吴公足以為繼矣予曰不然蠡蓋有所避而圖自全者吴公不如是也君子之道進則行於天下退則施於一鄉是故昔之仕者歸老于家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里塾以教鄉人

子弟使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令吳公雖老倦於為政若以其道教人宜無不可者成賢才美風俗君子之所樂也蠡惡足取哉監察御史袁海輩聞予言而喜曰此公之志也請書以為贈故書之吳公果以為然否乎

贈都給事胡君序

丹徒胡君清字士澄為行在禮科給事中滿九年上即用為禮科都給事中時人榮之蓋都給事中缺久矣胡君常被推擇總其事敬恭夙夜不懈而益勤上之知遇

與下之屬望亦久矣乃今而進用焉宜乎其以爲榮也夫君子之脩德明道未嘗無進用之志然而或不用焉其善不見知於世而人與之者少也果不見知於世而莫有與之者雖欲求分寸之進以成功名可得邪是故君子不求聞於人而人知之不求助於人而人與之必其善有諸巳而莫之能爲也此豈偶然之故哉胡君在禁近執事樞而能獲於上下其善蓋有諸巳矣名位之隆福禄之加雖欲辭讓其又可得耶然予聞之屈子曰

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盖善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而名者善之致也人之進善豈有已也哉善日進則名與之俱進矣今胡君名位之進而其善之驗也進而益盛將不在於他日乎昔周之時衛武公固有爵者而為王卿士則又加進矣詩人美之淇澳三章皆以竹起興自竹始生而至於極盛以言其德之進至於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後已焉武公之進於名位盖有是為本也若夫抑詩則公所自作其年既九十五矣而求進於

善猶不已於乎此其所以為賢也胡君幸未老修於已者尚以武公為師其進不至於極盛予不信也凡喜其進者屬予言以美之故緣詩人之義而為言如此其亦以為然也歟

贈劉給事中序

吉水劉益字崇益為兵科給事中滿三年天子命復其職而僚友皆為喜思勉其德業以報朝廷委任之意乃率求言於予令之能言者所在皆是況為給事中又皆一

時之賢才諸君不取之他人又不自為言而以屬予豈老謬者所克堪顧予與崇益居同郡且嘗與其尊府檢討君為同僚崇益之仕又予主試天下貢士時所進也則予與崇益庶所謂有世契者其何可愛於言邪給事中七品官耳而職為最重蓋所謂樞機之任也凡政令施於四方四方有所奏請者必歸於給事中然後五府六部受而行之事有是非可否與夫稽遲缺謬者小則駁正大則廷論之而人無敢不服官雖不甚高然勢足

以有為慮其任勢之失也是以必求學道之賢者而用之道者何仁義是已仁則踐夫理之正義則審夫事之宜然後能舉其職而當天子之寵任於乎亦難矣今之選用大臣必先於給事中是給事者大臣之儲也果仁義之道硼於中而著於外何大臣之不可為哉崇益讀書明道既能舉職而有令譽矣上之久其任者欲充其器而大其受也崇益益謹於言行必循其理必適其宜則德進業脩爵禄之來可禦哉反是皆非崇益所宜務

也朋友之義薄久矣不娟嫉以相惡則便佞以相悅其能相勉於遠大者蓋鮮也諸君厚於崇益如此非誠所謂賢者乎而予意亦然故為序以贈之

贈蔡同知赴任序

蔡希仁名壽其先廬陵故家有元之時希仁之大父為惠州通判遂家惠州希仁之父最能醫有惠於廣人藩憲大臣雅愛之舉為廣州醫學正科於是又為廣州人希仁由學官弟子升太學選入中書書武臣誥命滿三

年當授官適有言諸郡縣小民往年有轉徙他處今猶未歸既脫其舊籍而又無所附屬請專設官撫定之果無以爲歸則隨所寓占籍受田俾得以安其生而不至失所上從之詔吏部擇可任者而希仁得同知黃州黃州淮楚之交其地多良田有陂澤之利故民足於漁稻寡求而不爭蓋自古然矣是宜無他徙者然居民鮮少而賦役繁重昔之爲有司者或不能平於是民始轉徙而田多閒廢他邑之民或有所避往往衣食其閒然皆

棄其世業雖可以苟活一時而豈能安於久哉此上之心所以欲還定而安集之也令之守令皆舉賢而任之非昔之為有司者比矣詔書近下凡逋逃者赦其罪且皆有以處之希仁與令在任之賢同寅協恭推行天子之德意去其所以病民而興其利民者民將戴之如父母皆奔走來歸孰肯舍而去哉予聞唐有左震者為黄州刺史有惠政黄人歌之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令既來誰忍舍之去事見元次山集中此予所望於

希仁與令之為守令者誠能勉之安知後無元子之文足以傳信後世哉蔡世既為廬陵人往年予先公守瓊常往來廣州希仁父子篤鄉郡之誼最相愛及令又辱愛予故於其行雖縻於職務不遑暇而亦為序以贈之亦以見予愛厚之意也希仁勉之

贈嚴憲副序

嚴君孟衡分宜人永樂中為監察御史有名于時御史雖多論其才行之賢如孟衡者蓋少也分宜邇吾郡故

在京師每以契誼相往來為御史滿九年陞浙江按察副使益有名其後連以憂去服除改四川四川地闊遠其民讀書知禮法者雖多然大山長谷幽遐僻絶之地往往昧於此故號為難治且地與番夷接其俗好攻剽賊殺雖臨之以兵若稍失控馭則反生事開邊患故必任法以制之是以風憲之職之在四川者其治之難葢與中州異矣往年番夷擾松潘屯邊將士多畏難養冦遂至於用大衆孟衡時在其間以天子之法警其惰懲

其不恪又得邊校之生事召禍者以聞按法誅之然後衆始用命事既平孟衡有勞績予因是知四川任風憲者其治甚難於中州蓋以禮法之正而治禮法之民可不勞而治惟若前所云者則安得不勞且勩哉四川之地與夷接不特松潘也幽遐僻絶之處之昧於禮法者亦多有之然則孟衡之舉其職其可以自少暇邪烝民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孟衡之職猶是也下文又曰夙夜匪懈亦豈非孟衡所

宜務哉孟衡有將明之才而勤於夙夜其施於治盡乎是非之公不吐剛不茹柔使善者有所恃而立不善者有所畏而改其人皆知禮秉法而後為治功成則孟衡之賢將與仲山甫等矣今年考績來北京既課最而歸其鄉友刑科給事中郭君邦器求予文贈行予故為序如此宜成而怠予知其不如是也亦以致予顒望之意云耳

贈洪知縣序

新喻知縣洪侯鈞字維衡嘗以持敬名齋而求予言予嘉其志為作詩以勉之至是刑科給事中張君固謁予曰洪侯治吾新喻久矣志足以有立才足以有為凡設施舉措無不當於理政脩事治而民愛之頃以詿誤來當路者必欲別其是非無使受垢為下有司勘其實令皆得白遂蒙恩以歸固既為侯喜而亦為吾邑之民喜也請一言贈之夫令於民為最親所謂民之父母也民情莫不有所好有所惡令既近民知其好在是則與之

其所惡者則勿以施焉此父母愛子之道也令以愛子之道施於民使皆得其所好而去其所惡則民之愛之有不如子之愛其父母者乎令皇仁如天篤意養民凡所以興利去害而布之政教者既詳且備為令者推而行之父母之道盡矣然或非其才於是有壅而不行或顛倒以病民者是故有如維衡宜為人之所惜也然則維衡之歸寧可不知所自惜哉夫天降才於人使之能行其道行而得其宜有以惬於上惠於下是之謂善用

其才而亦為無員於天維衡其能無員於天可必也新喻臨江屬邑其君子尚禮教而務名檢故易孚小人則勤力而知分故易化維衡以父母之道施之而其人皆愛戴如父母則豈惟無員於天而亦無員於上之所任矣令之縣令寂所慎重不輕畀人者葢以民命所繫也能為令將無不可為者維衡勉之

贈易通判序

往年予姻家梁先生本之分教瑞州時易輗仲載實從

受業與先生之子叔莊相好先生學徒衆命高弟子轉
相受授仲載則受於先生内弟陳賞公延勤勵不懈先
生與陳君皆器重之其後先生扶滿去公延亦歸泰和
仲載之尊府以其子之學未成也躬走數百里迎公延
於泰和且挈其家以往敬禮之俾仲載卒業焉公延感
其意之厚也盡以所聞於先生者告之仲載業成取進
士擢拜雲南和曲州同知既滿陞杭州通判皆能其官
有名聲於時令年考績來北京叔莊時為北京國子監

學錄與仲載別久矣喜得相見道舊故而先生為王府
紀善公延為廣西僉憲皆已卒仲載感父之教已而二
師之善教也痛念之不置故於叔莊意彌厚予聞而心
善之蓋其父可謂賢父師可謂賢師仲載感德不忘而
厚於叔莊可不謂賢矣乎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其於父師如此則令之仕肯負國家而厲民哉其賢
可知矣未幾吏部最其課俾復任叔莊求予言贈行嗟
夫予之所言豈有外乎其師之教哉梁先生與陳君皆

深於詩詩之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曾子釋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仲載佐太守治一郡之民皆有父母之責於凡政令必施其所好而去其所惡視民如子俾各遂其生而無失所者則父母之道盡而師之教行矣仲載不亦古之君子矣乎杭州太守錢君亦嘗受教於梁先生仲載試以予言諗之當必以為然也

柳菴文後集卷二十一